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中国
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
文库

1920-1937：
中学国文教育中的新文学

1920-1937: The new literature in middle school Chinese education

刘绪才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20—1937：
中学国文教育中的新文学

1920—1937: The new literature in middle school Chinese education

刘绪才 著

导师 李新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20—1937: 中学国文教育中的新文学 / 刘绪才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161 - 7424 - 1

I. ①1… II. ①刘… III. ①中学语文课—教学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G633. 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947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邓雨婷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75

插 页 2

字 数 330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由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
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资助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铁映

副主任：汝信 江蓝生 陈佳贵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洛林 王家福 王缉思

冯广裕 任继愈 江蓝生

汝信 刘庆柱 刘树成

李茂生 李铁映 杨义

何秉孟 邹东涛 余永定

沈家煊 张树相 陈佳贵

陈祖武 武寅 郝时远

信春鹰 黄宝生 黄浩涛

总编辑：赵剑英

学术秘书：冯广裕

总序

在胡绳同志的倡导和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编委会，从全国每年毕业并通过答辩的社会科学博士论文中遴选优秀者纳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项工作已持续了 12 年。这 12 年所出版的论文，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博士学位论文水平，较好地实现了本文库编辑出版的初衷。

编辑出版博士文库，既是培养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带头人的有效举措，又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积累，很有意义。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前，我就曾饶有兴趣地看过文库中的部分论文，到社会科学院以后，也一直关注和支持文库的出版。新旧世纪之交，原编委会主任胡绳同志仙逝，社会科学院希望我主持文库编委会的工作，我同意了。社会科学博士都是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社会科学学者是我们社会科学的未来，我们有责任支持他们更快地成长。

每一个时代总有属于它们自己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意研究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希望包括博士在内的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密切关注、深入研究 21 世纪初中国面临的重大时代问题。离开了时代性，脱离了社会潮流，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就要受到影响。我是鼓励青年人成名成家的，这是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但问题在于，什么是名呢？名，就是他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如果没有得到社会、人民的承认，他的价值又表现在哪里呢？所以说，价值就在于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一旦回答了时代性的重大问题，就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你也因

此而实现了你的价值。在这方面年轻的博士有很大的优势：精力旺盛，思维敏捷，勤于学习，勇于创新。但青年学者要多向老一辈学者学习，博士尤其要很好地向导师学习，在导师的指导下，发挥自己的优势，研究重大问题，就有可能出好的成果，实现自己的价值。过去12年入选文库的论文，也说明了这一点。

什么是当前时代的重大问题呢？纵观当今世界，无外乎两种社会制度，一种是资本主义制度，一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的世界观问题、政治问题、理论问题都离不开对这两大制度的基本看法。对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都有很多的研究和论述；对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也有过很多研究和论述。面对这些众说纷纭的思潮和学说，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从基本倾向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政治家论证的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当然要向世界、向社会讲清楚，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一定能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一定能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全面的振兴。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用自己的理论来解决，让外国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行不通的。也许有的同志会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的。但是，要知道，马克思主义也是在中国化了以后才解决中国问题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教条主义是不行的，东教条不行，西教条也不行，什么教条都不行。把学问、理论当教条，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在21世纪，人类所面对的最重大的问题仍然是两大制度问题：这两大制度的前途、命运如何？资本主义会如何变化？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学者无论是研究资本主义，还是研究社会主义，最终总是要落脚到解决中国的现实与未来问题。我看中国的未来就是如何保持长期的稳定和发展。只要能长期稳定，就能长期发展；只要能长期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能实现。

什么是21世纪的重大理论问题？我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

题。我们的理论是为中国的发展服务的，绝不是相反。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切不发展的、僵化的东西都是坚持不住的，也不可能坚持住。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随着实践，随着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也没有包揽一切答案。它所提供给我们的，更多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是立场，是方法。我们必须学会运用科学的世界观来认识社会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年轻的社会科学博士们要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己任，在这方面多出精品力作。我们将优先出版这种成果。

李瑞华

· 2001年8月8日于北戴河

序

李新宇

本书研究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也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历史。在文学与教育的结合部，作者为我们打开了平时也许不太在意的一扇窗户，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经典化以及历史地位确定过程中的新景观。

应感谢这个“交叉地带”！中国现代文学只有 30 年，已被反复研究了 60 多年，而且是那么庞大的一支研究队伍！所以，无论是文学思潮、运动、社团、流派，还是重要的作家作品，都已被反复拆解、咀嚼过了。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带着全新的目光和评判尺度，的确很难有什么真正的新见。所以，无论是博士论文，还是专家、教授们的专著，评审鉴定或颁奖之际所说的“开拓”与“创新”，往往多是不实之辞。只有走向被遮蔽和遗忘的领域，走向边缘地带和交叉地带，或许才可以真的拿出一些新东西。本书就立意于此，它的研究对象是从 1920 年至 1937 年这 17 年间中学国文教育中的新文学。也就是说，作者挺进教育史，而且是具体的教学史，面对的是当时中学的国文教育，而关心的却是这种教育对新文学产生的影响。

认真想来，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实在是太幸运！历史上没有哪个文学运动像新文学运动那样幸运。新文学运动与它从属的新文化运动一样，是适应时代的巨变而发生的。从 1911 年到 1912 年，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告别帝制，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革命的成功，使得经济、政治领域的现代框架初定，使得思想文化领域的现代化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换句话说，所谓新文化运动，是为已经成功的政治革命进行思想文化补课的，是中国现代化这个大工程的一个完善环节。所以，无论新文学运动还

是新文化运动，都是在制度保障之下进行的，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无任何风险。而且，就国家和社会主流文化而言，给予它的不是阻挠，而是迫切的期待。这是时代赐予的，正如陈独秀所说过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① 一篇文章或一份奏折就可以使一场运动烟消灰灭，依靠的自然是皇权的力量。而胡适和陈独秀们所面对的，却是皇权已被民权取代的现实，公民享有了在文化上自由选择与创造的权利。何况，他们所进行的工作，与新国家的文化建设目标是一致的。这就使文学革命进行得异常顺利。

更为幸运的是，新文学运动刚刚开花结果，就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接受，新文学尝试者一个个成为大名鼎鼎的人物，新文学作品（包括那些实在青涩的果实）也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试想古今中外，高举旗帜，大喊口号，发表宣言，鼓动风潮，要进行文学革新并创造一种新文学的人可谓多矣，谁有新文学倡导者们这般幸运？奥秘何在？绪才的这本书首先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众所周知，中学教育是人们知识和价值认同的基础。一种知识若想被民众广泛接受，一般需要广泛宣传。然而，无论怎样开动宣传机器，即使把广告贴遍大街小巷，也不如让它进入中小学课本。一篇文章即使在权威报刊上发表，能看到的人也往往有限，能记住的人就更少，但如果编入中小学课本，就会被千百万学生记住，直接影响一代人或几代人。新文学在开创之初就遇到了这样的机会：进入中小学课堂。这就为新文学进入一般国民的知识结构提供了保证。正因为这样，新文学刚刚诞生，尽管尚在尝试，却借助学校教育而迅速走向全社会，被普遍接受下来。

这种机会真可谓千载难逢，而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源自教育对国文的呼唤。帝国变为民国，教育内容面临重组，社会亟须承载着现代理念的作品，把几千年传统所造就的子民、臣民、顺民、暴民培养成现代公民。在此之前，国文教材来自经史子集中的古诗文，那些作品大多可以很好地适应皇权专制社会的需要，却不能很好地适应民主共和国培养现代公民的需求。因为时代变了，帝国与民国有不同的国家理念和伦理规范，教育的目标也不相同。要使学生了解现代知识和现代道理，要培养“共和国民”，依靠什么？当然需要承载了新知识新观念的文本。这些文本固然可以依赖

^① 陈独秀：《答适之》，《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1页。

翻译而获得，但偌大一个国家，更应该有自己的国语和国文。新文学的出现，可谓恰逢其时，它以现时代的白话语言承载了现时代的生活内容，张扬着现代的价值观，以“人的文学”取代“非人的文学”，以“人的道德”反对“吃人的道德”，以个人的独立、自主挑战依附、屈从……如此种种，从各个方面适应了新时代的需求。

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必然要经过选择和诠释。这就必然要对新文学的生产、传播、发展、变化、经典化等一系列环节产生重要的影响。而这一切，正是本书研究的重点所在。

作者从学制演变、教育实践、课堂内外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使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新文学是如何借助中学国文教育而扩大了影响？国文教育是怎样为新文学准备了强大的后备军？阅读和写作的训练怎样造就了一种时代的审美风尚？……这一切，读者都可以从本书中得到回答。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刘绪才的研究是比较全面的，比如，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有诸多环节：首先是“选”，其次是“讲”，再次是作文课“范文”的选择，此外还有课外阅读……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在作者的引领之下，我们既可以看到教材编选者的尺度，又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趣味和兴奋点。而且，刘绪才的工作做得很细，比如他对“自我经典化”的研究，就注意到了一些复杂现象：自己是新文学作家，自己又来主持编选教材，对自己的作品是否有所偏爱？“朋友帮忙”“弟子抬轿”，是否给经典化带来影响？这样一个从“选”到“讲”再到“课外阅读”的系统，外加经典化过程中的复杂因素，就形成了一个比较严密而富有纵深度的结构。

尽管本书还有一些明显的弱点，比如一些章节“述”多“论”少，甚至有“述”无“论”，问题意识明显不足；比如对话意识不足，尤其是与已有研究成果的对话没有展开，自然要影响到成果的纵深度和辐射力；但我很喜欢绪才的这种写法：在不同的时期，选择几种被广泛使用的教材，然后进行细致的考察，从编者的指导思想，到教材所选的篇目，哪些人入选的多，哪些人入选的少，一一做出回答。比如对《白话文范》的描述：共4册，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129篇文章，古代白话文47篇，新文学作品82篇，其中梁启超7篇，胡适6篇、蔡元培6篇、戴传贤4篇、沈玄庐4篇、孤松3篇、傅斯年3篇、章太炎2篇、陈独秀2篇、周作人2篇……一切都清清楚楚，可以给人以完整而清晰的知识。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对问题展开分析。

还有一点也是我所欣赏的：在对中学国文教育进行历时性的考察时，作者以 1927 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种划分说明作者对历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当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多有谬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常常不了解中国现代的历史。研究文学史，不清楚国家变革的历史，不清楚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流变的历史，成果自然会漏洞百出。绪才研究的是中学教材，他知道，教材的编选和讲授，是受国家意识形态制约的，也是与国家的性质以及学术自由空间密切关联的。所以，1912—1927 年的文化与 1928 年以后的文化大不相同。东北易帜之后，虽然国号未变，但事实上已经不是 1912 年所创建的那个民国，而是成为一党专政的党国，教材的编选要与“党义”相符，教学要服务于神化领袖，强化民族主义等政治目的。这一切对国文教育产生的影响，在此不必多说，读者可以从有关章节看到。

人们读书，为的是获取新的知识和新的启迪。一本书只要能够为人提供一些新知识，就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愿绪才下一本书写得更好。

2015 年 10 月，天津社会山花园寓所

中文摘要

教育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重要媒介。对于新文学而言，民国初期中学的国文教育是新文学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重要场域与途径。清末民初，教育制度在“一波三折”的沿革中对白话新文学产生了知识诉求，变动的教育宗旨则体现出了与新文学相似的启蒙意识，并且为新文学由文学文本到国文教材的知识身份转换提供了制度预设。胡适等人瞩目于教育的知识生产与传播作用，驱使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实现了合流，新文化、新教育与新文学三者之间形成了深层次互动。在教育实践上，新文学通过国文教材选文进入了国文教育领域，并在1927年之前完成了知识身份的转变，具备了法定知识身份，占领了权威的知识生产空间，继而开始了自身的知识生产及传播。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围绕着技能性教育和思想性教育的国文教育目标，新文学的知识体系通过教材选文、课堂讲授、作文写作这一知识生产系统逐渐固定下来。新文学的一部分作品在这个生产场域中获得了经典性。但是，在不同阶段，受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国文教育中新文学的选目、存在空间以及知识结构、知识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1927年之前与1927年之后中学国文教育中的新文学在知识生产上面临着不一样的文化语境，前者与五四新文化关联紧密，后者则与国民党的文化统治息息相关，二者深刻影响着两个时期中学国文教育中新文学的知识生产。在知识生产的具体环节上，教材选文与课堂讲授是新文学知识生产的重要渠道，中学国文课堂的作文写作则解构并深化了新文学作品的深层结构，涵养了学生的新文学意识，发展了中学生的新文学想象，更为新文学培养了潜在的新生力量。此外，中学的课外国文阅读与出版机构的新文学出版作为社会助力在中学课堂之外促进了新文学的传播以及新文学意识、新文学力量的养成。作为新文学知识身份转换与生产媒介环境的中学国文教

育，围绕新文学、新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具有了文学公共领域的特征。在这个公共领域内，新文学、新文化、新教育三者之间的关联互动，体现了新文学身份转换与知识生产的内在理路。

关键词：国文教育；新文学；身份转换；知识生产；经典化；文学公共领域

ABSTRACT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dium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For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evolution of middle school Chines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field of modern literature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Education system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ows the appeal of new knowledge. Dur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vernacular, the education objective is consistent with the enlightenment of literature, and provides the basis for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u Shih and others focused on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education function, they made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and th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In education practice,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as been the Chinese materials by the way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 and completed th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before the 1927. At the same time,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ad the legal status of knowledge and took over the authority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space, then it started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its own.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around skills teaching and the thought education goal, the knowledge of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as been the new knowledge identity through teaching material selection, lectures and writing practice. In the period of teaching, the part of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gradually obtained the classic. But, in different stage, affected by social and political culture,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 space, structure and concept also changed. Before 1927 and after 1927, in the middle school Chinese education,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as facing the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 on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The former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spirit of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latter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rule of the Kuomintang. These two exert heavy influence upon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the new literature in the middle school teaching. In way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sele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classroom teaching are the important way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 The writing practice deepen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terary works in the high school. These cultivated the students' new literary consciousness and their new literature imagination, and also cultivated the newborn power for new literature. In addition, as social powers, the high school Chinese extracurricular reading materials and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 expand the spread of the new literature, and promote to form a new literature consciousness. As the medium of literary knowledge identity conversion and production, the middle school Chinese educa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public literary sphere in the respect of spreading and production of the new culture. Within the public literary sphere, the new literature, new culture and new education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which have embodied the inner logic between th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and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the new literature.

Key words: Chinese education;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Knowledge production; Classic; Literature's public domain

目 录

绪 论	(1)
一 研究对象、价值和意义	(2)
二 研究历史、现状	(9)
三 研究内容、思路和方法	(19)
第一章 国文教育转型与新文学法定知识身份的预设	(22)
第一节 “晚清尽头是民国”:民初中学国文教育转型的知识谱系	(23)
一 “一波三折”的学制与教育宗旨变迁:新文学法定知识身份形成的制度演变	(24)
二 教育变革对新文学知识身份转换的影响	(42)
第二节 双潮合一:新文学法定知识身份的初构	(47)
一 “语”与“文”为中心的“双潮合一”	(49)
二 “双潮合一”中的利益共谋	(56)
第二章 身份转换的教育实践及新文学的经典化倾向	(58)
第一节 身份转换的教育实践:民国十六年前的中学国文教材与新文学	(59)
一 国文教材中的新文学选目	(59)
二 选目变化与身份转换背后的知识更迭	(90)
第二节 民国十六年至民国二十六年国文教材中的新文学	(97)
一 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的新文学选目变化	(97)